

卡洛斯帮

——国际恐怖组织内幕

[英]克里斯托弗·多布森、罗纳德·佩恩 著



时事出版社

000
E381
342

卡 洛 斯 帮

——国际恐怖组织内幕

〔英〕克里斯托弗·多布森 著
 罗纳德·佩恩

常雅茹 译 缴济东 校

时事出版社

1986年

THE CARLOS COMPLEX
——A Pattern of Violence
Christopher Dobson & Ronald Payne

Hodder And Stoughton, London 1977

卡洛斯帮

——国际恐怖组织内幕

[英] 克里斯托弗·多布森 著
罗纳德·佩恩

常雅茹译 缴济东校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8,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

统一书号: 3225·040 定价: 1.80元

内部发行

出版前言

卡洛斯是一个委内瑞拉人桑切斯的化名，他是一名职业杀手，在某些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支持下，组成一个国际性的恐怖集团。他与许多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秘密组织都有联系，在世界各地制造一连串暗杀、劫机、扣押人质的恐怖活动。

本书作者是英国一家报纸的两位专栏作家，报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访问过一些知名人士，如卡扎菲、卡斯特罗，以及第三世界各种不同倾向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

无庸讳言，作者著书的立场是维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法律和秩序。作者认为多数恐怖活动都是暴力革命过激理论的发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认为大多数恐怖分子幕后都有苏联克格勃的插手。作者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有极大的偏见，认为是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本书虽然主要谈卡洛斯帮，但作者查阅了有关恐怖活动的尽可能找到的书籍、报刊、资料，包括官方档案、审讯口供、侦查线索等，并且采访了众多的恐怖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和目睹者。因此，这本书内容涉及了在这个时期国际上活动的这一种类型的恐怖组织的概貌和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革命运动是发动千千万万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的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推翻反动统治者，建立新的社会生产制度。我们反对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恐怖活动，杀死一两个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这无损于整个统治阶级和旧的制度。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形成，就和在工人运动中搞恐怖活动的巴枯宁划清界限；列宁对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暗杀活动，一直持批判态度。而统治阶级历来对人民是搞恐怖镇压活动的，但却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我们认为，今天世界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恐怖组织，是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产物；我们更反对某些势力，利用、蒙蔽和收买一些狂热的恐怖分子，为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到处搞暗杀、爆破、劫持和勒索等非法行为。

作者在这本书中，用了很大的篇章对恐怖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卡洛斯、巴德尔、迈因霍夫、重信房子，以及他们（她们）的追随者的家庭、身世、教育、思想、生活、成为恐怖主义暴徒的过程和背景、在作案中所采用的策略、手法和表现，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当然由于作者的偏见，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但这本书所提供的材料，国际上恐怖活动和反恐怖活动的成功与失败的事例，却不妨碍我们参考和借鉴，以便进一步做好保卫国家安全、四化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工作。

作者在涉及阿以冲突时，明显地同情以色列一方，希读者注意。本书出版时，为了便于阅读适当作了一些删节。

1986年6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章 “恐怖主义是剧场”	(8)
第 二 章 比赛之后的追杀	(13)
第 三 章 卡洛斯登场	(25)
第 四 章 在巴黎的恶作剧	(42)
第 五 章 图耶街事件	(60)
第 六 章 逃往阿尔及尔	(68)
第 七 章 居埃尔和奇怪的人	(81)
第 八 章 亚马尼酋长历险记	(93)
第 九 章 圣诞节发生的绑架	(111)
第 十 章 经济后台	(136)
第十一章 德国关系	(158)
第十二章 日本人	(183)
第十三章 突袭恩德培机场	(208)
第十四章 追究原因	(230)
第十五章 怎么办?	(247)

序 言

七十年代以来，当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势力和真正的时代疾病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一位大腹便便的年轻的委内瑞拉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伊里奇·拉米雷兹·桑切斯，但他更以杀手卡洛斯闻名。卡洛斯使用炸弹和自动手枪进行暗杀和绑架，从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人们会对他怀有恐怖感，但也被他的行动所吸引。他嗜杀成性，藐视文明行为的准则，纵欲无度，这一切都成了他的魅力。接着，人们又确信，他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不得善终。

他已成为电视节目中的反面主角，转入现实生活，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颗明星。他是个头戴黑色礼帽的坏家伙，周围的仆从都是来自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日本赤军和巴勒斯坦小组。恐怖头子瓦迪·哈达德向他预约任务。他的财政后台是中东某激进的产油国首脑，靠石油收入向他提供大量金钱。

这样一个人自然而然成了著书的题材。但是，我们认为他之所以重要决不在于他的声名昭著，而是因为他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象征，普通人通过他而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革命派”的国际网络，这些“革命派”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决心要摧毁现代社会的组织机构。卡洛斯的重要性还在于这个网络的多股线索都与他相连。我们在这本

书中就以他为向导周游整个联络网。旅程中要穿过许多秘密道路，的确令人兴奋。一路上，我们遇到许多不平凡的人物，有男人，有女人。乍看上去，他们似乎与恐怖主义毫不相干。实际上，这个网包罗万象，有职业杀手，后勤小组以及知识界的同情人士。而且每走一程，都会发现意外的情况。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发现克格勃的人穿着沉重皮靴所踏过的脚印，因为克里姆林宫即使不参与这个国际网的活动，它也要掌握活动的进展情况。

我们俩对恐怖主义感兴趣，是由于我们作为外国记者的职业。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次战争，我们都报道了。二十年前，罗纳德·佩恩报道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及其对法国的影响，克里斯托弗·多布森报道了卡斯特罗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从此，我们积累了关于各种各样的革命组织及其战斗方式的大量材料。关于塞浦路斯的埃欧卡，以色列的伊尔根·兹维·留米，“黑九月”——我们在笔记本里也作了大量记录。1975年，由于卡洛斯在巴黎的图耶街上射杀了四个人，而且事后又暴露出他是一个恐怖组织的负责人，《星期日电讯报》便委托我们写一本关于卡洛斯的书。在这以前，我们还没意识到我们已经掌握了写这本书的基本素材。而且，直到组织材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已有了那么多的素材——或者说还有那么多仍需要做的事情。

令人高兴的是，《星期日电讯报》的兴趣同我们自己的兴趣完全一致，于是我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佩恩出乎意外地采访了卡扎菲上校，多布森还报道了突袭恩德培机场事件。在中东，我们每个记者在自己的旅行中都会遇到一些外交官和属于政府的秘密机构的一些人员，我

们同他们发展了友谊。我们同许多人都谈过话，他们中大部分人不愿意公开姓名。我们追查线索，有时运气好，有时运气差；有时毫无所得，有时却可以得到不少材料，受益非浅。

例如，一开始，我们一点儿也没料到我们会揭露出卡洛斯与英国的叛徒乔治·布莱克的关系。布莱克在英国被判处四十二年徒刑后，逃往苏联，现住莫斯科。此外，还有许多别的惊人的事情。我们发现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约阿希姆·克莱因——他在参与卡洛斯在维也纳绑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部长们时曾受过伤，一次还以司机身份去过让—保罗·萨特家里。

我们得知，在恩德培机场被以色列人打死的恐怖分子中有两个身份很高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员——他们并不是年轻的枪手，而是“外交官”，负责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与日本和南美洲的革命者之间进行联络。我们还发现，卡洛斯怎样学会勾引一些无辜的青年妇女并利用她们作掩护。

我们的研究犹如探宝，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那些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男男女女的情况。他们象卡洛斯本人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远大的前程，却放弃了在教育中所接受的一切东西而转向枪杆子和暴力活动。我们认为，在这本书的开头打好一个认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了解这些宣称爱好和平并且强烈要求变革世界的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使用野蛮的暴力手段。

为理解这一现象，人们必须一直追溯到1945年，追溯那段使人感到幻灭的历史。1945年以后，世界政治以两个主

要题目为主导：老牌殖民帝国的瓦解和超级大国害怕在一场原子战争中两败俱亡因而出现的一种僵持局面，这是一种不战不和的局势。在旧的帝国时代，殖民地的起义可能会马上遭到果断镇压。战后，经过了连续五年战事的欧洲殖民主义强国早已疲惫不堪，以致不能有效地采用旧的镇压手段；同时，革命者还多半得到某个超级大国的支持。所以，起义能够持续下去。强大的暴力急流开始冲进那些曾经是政权牢固的国家。后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游击队员又创造了一种新的革命宗教，以切·格瓦拉为高级教士，向投身于新纲领的事业中的世界青年宣讲教义。

但是，将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恐怖分子的真正的催化剂是越南战争。

在那里，长期战争摧毁了法兰西的老帝国和美利坚的新帝国。在越南，拷打和恐怖是家常便饭，而法国人又将他们从印度支那学会的技术带到阿尔及利亚去对付民族解放阵线。美国人在越南接替了法国人，于是他们也学会了拷打和恐怖。这种场面使法国和美国军队的年轻的应征士兵们见而生厌和士气低落。与此同时，战后年代成长起来的西方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一种勇敢的新浪潮使他们越来越同情受剥削的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法国的左派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美国人起来反对越南战争是比较缓慢的：在使反战活动具体化之前，他们通过大量伤亡而意识到这场战争不能打赢。然而，到了他们起来反对的时候，这对于那个当时还颇为自信的国家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在全世界，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潮流开始倾向于非经典的共产主义。这些行动主义者希望改造他们不

再相信的西方社会。对于他们来说，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携手并进的邪恶势力。议会民主是这些势力的陪衬，他们要寻找新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乌托邦理想。他们大都属于中产阶级，常常是品德高尚，慷慨大方，乐于帮助国内的穷人和国外被压迫的人民，他们的这种气质培育了六十年代中期的新左派。

这些看法也不局限于西方，还扩展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并在东欧的年轻人中间生了根。他们怀疑共产主义正如西方的一些年轻人怀疑资本主义一样。但是，在铁幕的后面他们遭到了野蛮的镇压，而具有议会传统的西方政府是不敢这样干的。

1968年在巴黎爆发了学生革命，几乎结束了夏尔·戴高乐的统治。在大街上，无政府主义的黑旗与镰刀斧头旗并排悬挂。这次革命的鼓动者们是赫伯特·马尔库斯，雷吉斯·德布雷和弗朗兹·法农，主要角色是切·格瓦拉、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和雷迪·鲁迪·杜茨科。这次革命对世界各地都有影响。它取得的成果之一是：学生打击治安部队变成了可以接受的事情。在学生们看来，当局就是压迫者；所以不妨以革命暴力对付国家暴力。

两年后，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坚定了学生们的信念：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们为反对尼克松总统侵略柬埔寨而聚众闹事，国民警卫队员不发警报就对学生开枪，打死学生4人，伤10人。尼克松认为这是年轻人“采取暴力”的必然结果，拒不追查责任。但美国和全世界的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国家采取暴力的最好的一个例证。

于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其中有许多人亲自经历过

印度支那和中东的战争，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转向了暴力。他们用卡拉什尼科夫枪和炸弹进行反击，去摧毁他们十分憎恨的东西。他们变成了“抽屉藏有手枪”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对打垮了旧制度之后将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他们认为，革命和恐怖高于一切，而且将自行结束。他们争辩说，搞破坏行动就可以了，将来在废墟上必会出现更好的东西。

我们所要谈论的是一些理想主义者，主张核裁军的年轻人，被卷入暴力活动的温和社会主义者，要重建一个世界并不惜杀人来实现这一愿望的上流人士。这些人恐怖分子中最痛苦而且最终也是最残忍的，因为他们的理想从他们的手指缝中溜掉了，留下的只有鲜血。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创始人之一，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就非常类似此情况。她以一个理想主义者开始她行动主义的活动，逐渐由共产主义转为恐怖主义，而且后来，在她受审时自杀了——显然是由于对她的事业的正义性开始产生了怀疑。

然而，原因还不止于此。巴勒斯坦人有钱，有武器，有组织 and 安全的隐蔽场所。他们热衷于袭击，不仅打击以色列，而且还打击美国。巴勒斯坦人需要别国的革命者帮助他们进行恐怖行动，而那些为本国当局所不容的革命者们，当他们同巴勒斯坦人在一起时，无论从理论上或人身上，都感到安全。

还有从莫斯科拉向哈瓦那的第三条线，更加阴险和隐蔽。克格勃一向喜欢混乱，企图从别国人民的不幸中获得好处。在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中，至少有人是完全接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而且，恐怖分子使用的大部分武器来自苏联的军火库，这并非巧合。

1966年卡斯特罗和俄国人都在寻找更积极的颠覆方式。于是，他们召开了“第一次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团结大会”，以后被称为三大洲会议。古巴政府和共产党是东道主。代表们来自八十二个国家，而苏联代表团，达四十人之多，是阵容最大的一个。

在召开三大洲会议的时候，格瓦拉正在玻利维亚进行革命的冒险活动，最后一命呜呼。当时他没有列席会议，但被提名为“名誉主席”。他发电号召要缔造“两个，三个，或很多个越南”，以便用一条游击战的绳索扼死美国。

三大洲，简单说来，是一次旨在协调世界范围的革命和恐怖主义的会议。会议最有效的成果是正式规定在古巴的训练营里由俄国和古巴教官训练拉丁美洲的青年。这些青年要学习游击战争和恐怖主义的艺术，其中最富有才华的学生被送到莫斯科的卢蒙巴大学接受进一步的训练和灌输。

上述情况使我们直接想起了卡洛斯。他是拉丁美洲的一个革命者，他先是在古巴受训，后来又在卢蒙巴大学接受训练。此后，他进而参加了巴勒斯坦人的活动，并且成为一个声名昭著的国际恐怖分子。初看，他好象是一个幻想破灭的青年转向暴力的典型代表，但是，还有某些因素使卡洛斯与众不同。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同莫斯科的联系造成了他同别人的差别，使他成为——如他那位信仰共产主义的百万富翁的父亲所说的那样——“一个恐怖主义教授”。

我们的叙述从1972年夏天发生的慕尼黑大屠杀开始，这次行动是巴勒斯坦人干的，而卡洛斯本人并没有参加。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次事件为叙述现代恐怖主义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开端，它是诸多问题所围绕的一个中心。

第一章“恐怖主义是剧场”

安排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用意是用以标志周围世界对德国人民的重新接纳。1936年希特勒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人们留下的丑恶印象，将通过一次友谊比赛的盛会而被消除。

然而，世界人民所看到的却是一场暴力的突然发作，以色列奥林匹克运动队的十一名运动员遭到八名年轻的阿拉伯人的杀戮，他们自己也有五人死亡。

年轻的阿拉伯人，黑九月组织的行动人员，怀有一个特殊目的。他们决心要利用奥林匹克运动会来震动这个世界，要它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兰德公司恐怖主义的研究分析家和美国国务院关于政治阴谋与暴力问题的顾问布赖安·詹金斯坚持说：“恐怖主义的目标不是实际的受害者，而是旁观者，恐怖主义是个剧场。”

巴勒斯坦人的说法不同。一位阿拉伯老人，端着小杯子，一边品着咖啡，一边观看着夕阳从安曼的浓密的山背后落下，一边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孙女的头说：“我们认为体育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宗教。我们知道，如果电视上有体育比赛，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会选择有体育比赛的频道，而不看任何播报有关巴勒斯坦人处境的节目。所以，我们决定利用奥

林匹克运动会这种宗教最神圣的典礼，以引起全世界对我们的注意。我们向你们的体育和电视机的上帝献上人祭。于是，他们回答了我们的祈祷。自从慕尼黑事件以后，再没有人能忽视巴勒斯坦人或者他们的事业了。”

这个事业——现代恐怖主义运动的根源——是于1948年伴随以色列国的建立而出现的。1948年，当以色列国诞生时，一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有四分之三被迫逃离他们的家园。六日战争以后，处境更加恶化。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①都被以色列占领，并且又使四十万巴勒斯坦人变成难民，他们中许多人住在悲惨的帐篷和简易房中，靠联合国和难民工作署的救济品生活。

难民营的条件是很悲惨的。这里既没多少可给男人做的工作，也没有使女人感到骄傲的家。难民营里怨声载道，很多男人走了。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中受的教育最好、最有技术的人，他们在石油产业形势蒸蒸日上的海湾国家中很受欢迎。今天，那些国家的石油工业正依靠着巴勒斯坦的技术人员和办公室管理人员。但是，好战的阿拉伯国家所执行的是一种保留难民营并使其贫困的政策。

如果埃及或沙特阿拉伯将购买武器费用的一小部分来安置难民，那么难民营早就不复存在了。然而，阿拉伯政府不肯执行这样的政策。他们争辩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做以色列人应该做的事？只要我们使难民营存在下去，巴勒斯坦人就会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取消了难民营，巴勒斯坦人也就不存在了。”

西方人很难理解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仇恨之深。同巴勒

① 加沙走廊是地中海东岸之狭长地带。——译注

斯坦人谈话时，他们总是兜一个圈子来谈论以色列人的邪恶。他们的仇恨是盲目而冲动的；按照他们局限性的辩论逻辑，凡被认为是伤害以色列的暴力行动，都是无可非议的。

难民营的青年男女都是在痛苦的环境下长大成人，除了仇恨无事可做，所以难民营就变成了各种抵抗小组的繁殖基地、招募中心和训练场所。这些小组为了控制某些营地，还经常彼此作战。

由于阿拉伯军队屡遭挫败，每次动手都遭到以色列人的镇压，所以他们就越是想法挽回面子，为继续战斗找个理由。他们开始越境打击，搞突然袭击，杀害移居边境的以色列人，爆炸水泵。正是从加沙走廊进行的这类袭击给以色列人1956年派坦克部队进驻西奈沙漠提供了借口（附带说明，这次行动使他们占有了亚喀巴海峡埃拉特港，因此既可以向东方出口，又可以从伊朗进口石油）。从约旦和叙利亚出发的类似袭击造成了紧张局势升级，直接导致六日战争。游击队的每次成功都招致以色列人的惩罚性打击，这种惩罚性的打击不但针对游击队，而且还针对向他们提供武器和避难所的国家。

叙利亚人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控制得很严。他们给巴勒斯坦人规定，凡是从叙利亚领土发出的任何袭击，都必须首先经过约旦。这样一来，以色列人如果采取报复行动，受害的必定是约旦人。结果，约旦人也的确因此大受其害。埃及人，尝试过以色列的惩罚术以后，拒不允许游击队从他们领土采取行动。结果，这意味着反对以色列的战斗行动，仅仅局限于小股部队从峡谷的约旦一侧的基地上出发，越过约旦河西岸所采取的行动。

至今，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已发展成为若干组织，虽然组织之间还常有人员的流动，但对这些组织以及他们的目标还是可以区别的。最大的组织是法塔赫，约七千人，领导人是亚西尔·阿拉法特和萨拉赫·哈里夫，他更为著名的别名是阿布·伊亚德。法塔赫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运动，但它确实还有一个军事单位，风暴突击队。该突击队曾搞过若干小型军事行动，在贝鲁特阿拉伯人的内战中起过主要作用。

在阿布·伊亚德的控制下，法塔赫还发展了一支恐怖主义武装力量。这帮杀手组成了著名的黑九月，他们对慕尼黑的大屠杀负责。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PFLP），规模比法塔赫小，但在国际恐怖主义中的地位却大大超过法塔赫，领导人是乔治·哈巴什，他的行动局负责人是瓦迪·哈达德。这个规模虽小却很凶猛的组织不仅要消灭以色列而且还要消灭阿拉伯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萌芽。它的目标首先是以色列，然后是“封建的”阿拉伯国家，然后是他们的世界革命。正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这个组织向国际恐怖运动提供了训练、资金和安全基地。哈巴什的哲学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试图用经典军事形式的行动打击以色列人是徒劳无益的。他争辩说，只有恐怖才是行之有效的。巴萨姆·阿布·谢里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发言人，被以色列的邮包炸弹留下了可怕的伤疤，他在贝鲁特对多布森说：“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发现了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都要进行打击。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目标。”正是由于法塔赫的领导人看到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行动多么有效，他们才成立了黑九月——但他们不承认